

台灣史上的語言戰爭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洪惟仁

○前言

依據文獻記載及調查所知，台灣曾經存在過南島語、閩南語、客語、日語、華語（國語或普通話）五種語言，其中南島語有二十種左右的方言，閩南語有兩種左右的方言，客語有五種左右的方言，都曾經或已經在台灣佔有一定的分佈區，而以閩南語最佔強勢。日語和華語屬於官方語言，是上階語言，對下階的台灣傳統語言造成極大影響。戰後大陸新移民帶來無數種中國境內語言或方言，幾乎沒有佔有什麼地盤便在競爭中失敗而消失或瀕臨消失，可是新移民對華語有著強烈的認同感，配合政治支援，使得華語在台灣不但使用人口多、使用熟練，並且在北部都市中取代了閩南語的傳統地位與地盤，儼然成為一個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台灣新興語言，對台灣傳統語言造成極大的影響或生存威脅。

大凡兩個語言或方言互相接觸就會發生戰爭，台灣自來就是各種不同民族移入競爭的地方，各種民族帶來不同的語言，民族發生競爭的當時，語言也在發生戰爭，綜觀台灣四百年史，說穿了就是一部慘烈的語言戰爭史。在漢人移入以前，南島語方言之間或荷蘭語與南島語之間一定也發生了戰爭，不過因為文獻不足徵，其實情形尚待考證，本文只根據文獻所記及調查資料，就漢人移入以後的三百餘年來，台灣發生的戰爭作一敘述與分析。

我們在台灣所看到的事實是：當語言跟語言因接觸而發生地盤爭奪戰時，如果時間夠長的話，通常是強勢語言吞噬了弱勢語言。漢語吞噬了南島語，閩南語吞噬了客語，華語正在吞噬著台灣傳統所有語言，便是活生生的例子，日語對台語的戰爭，因為時間不夠長，主張完成吞噬；可是當兩個勢均力敵的方言與方言接觸時，卻發生了融合現象，方言成分重新組合，譬如泉州腔與漳州腔融合成不漳不泉的台灣腔。

我們的興趣是：這些語言吞噬或方言融合是不是遵循著一定的原理；語言的蛻化或死亡有沒有一定的機制或方向？

在本文開始以前，必須說明一點：語言戰爭是一種語言接觸必然發生的事實，本文

對這個事實做客觀的描述與分析，不做價值判斷。語言戰爭不一定是語言問題，語言的蛻化或死亡可能是壞事，也可能是好事，這要看結果如何或個人的價值觀念而定。

一、南島語與漢語的戰爭

戰因：台灣本為南島民族聚居之島，但自十七世紀大量移入台灣，南島語與漢語即發生了激烈的語言戰爭。兩者互相爭奪分佈地盤與使用人口。

結果：南島語喪失台灣平地及山坡地分佈區，但山地區仍完整保留

漢人開發澎湖雖然開始甚早，正式定居始於元代，入明以後約十七世紀初期，漢人始陸續移民台灣，荷蘭治台期間（1647-1655）台灣漢人只有 5,000-15,000 人，原住民則有 15-20 萬人，白人不到 3,000 人。明鄭時代（1658-1683）末期，漢人達十二萬之多，但陷清之後，大部分官兵均回大陸，留下的只有二萬人。總之這段期間，台灣最優勢的語言應該是南島語，不過南島語方言甚多，約近二十種，互不相通。荷蘭人以所居的西拉亞族語為標準，為其設定羅馬字，謂之「新港文字」，以為傳教、行政、交易的工具，這種文字一直使用到嘉慶時代始廢。

鄭氏敗亡，台灣陷清。清初禁止中國人移民台灣，其後開禁，乾隆、嘉慶以後泉州、漳州兩府鶴佬人大量移台，潮州鶴佬人、福州閩東人也有移民。客家移民稍落後，以嘉應州四縣為主的所謂「四縣客」最多，其次為以惠州府海豐、陸豐為主的「海陸客」。此外福建汀州永定縣，漳州平和縣、詔安縣，廣東潮州府饒平縣、大埔縣等也有較少數的移民，漢人大量移入之後，台灣人口急速增加，至清末，台灣總人口已達二百五十萬。

關於清代的人口、祖籍，因為沒有詳細的調查，不得而知，日本據台以後曾做過七次的人口普查，其中第一至三次均做過語言調查，包括母語言、國語（日語）、台語（對日人）等。小川尚義主編的《臺日大辭典》（1907）載有一張彩色〈台灣言語分佈圖〉（見附圖一），是台灣史上第一張語言分佈圖。這張地圖畫得相當詳細，漢語（所謂「支那語」）分為漳州、泉州、客家三種，原住民語（所謂「蕃語」）分為山地十族及各社平埔族語。漢人祖籍更詳細的分佈圖見〈台灣在籍漢民族分佈圖〉（新光社 1911）（見附圖二），地圖中記載了漳州人、三邑人（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人（以上所謂「福建族」）；嘉應人、惠州人、潮州人（所謂「廣東族」）。在本世紀初期，基本上祖籍和語言、或方言應該還相當一致，不過據調查，福建汀州永定縣，漳州府平和縣、詔安縣都有客家人，廣東潮州府除饒平縣、大埔縣有部分客家人之外大部分是鶴佬人，把所有福建籍的都歸為「福建族」（鶴佬人）、所有廣東籍的都歸為「廣東族」（日治時代

日人文獻所謂「廣東人」皆指「客家人」而言）也是不恰當的。除此之外，印證我們的方言調查資料，地圖所記載的大抵不差，兩份地圖記載有所參差，大概是分類、分區有所困難的表現。

關於南島語的分佈，台北帝國大學言語研究室曾繪了一張彩色〈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載於《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1935）（見附圖三）。這張地圖以顏色區分平埔族語、山地語，記載了二十一種南島語。是第一張台灣南島語分佈地圖。

清代將原住民分為生番、熟番，居於平地、願意接受漢化者為「熟番」（俗謂之「平埔番」或「平埔族」；居於山地或後山、不接受漢化者為「生番」（即俗所謂「山地人」、「高山族」、「山胞」，今自稱「原住民」）。清政府對所謂「生番」採取種族隔離政策，漢人除「番割」之外不准進入番界，一般而言，漢番之間不相往來。但「熟番」則與漢人雜居。

由地圖看得出，閩南語分佈在廣大的平原、海濱、淺山地帶及澎湖群島，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客語分佈在山坡地帶，是第二強勢語言。南島語分為平埔語與山地語，山地語分佈在高山、東部、蘭嶼，平埔語零星分佈在漢語分佈區內，成為一個一個小小的方言島。

如果把清代漢語與南島語的戰爭看成是第一漢原語言大戰，這次戰爭的結果，顯然南島語大敗。由於政治、人口、經濟、文化都處於劣勢，和漢語發生接觸的平埔語都逐漸衰退而至於消亡。除花蓮、台東之外，整個台灣的平地、山坡地的原住民分佈區幾乎全部被漢語所攻陷，區內的平埔族被漢人所同化，平埔語使用人口幾乎全部流失，其風俗、生活習慣消亡殆盡。和閩南語人雜居的閩南語化，和客家人雜居的客家化。

所幸「高山族」因為和漢人不相往來，其語言文化尚能保存原貌，這是因為語言戰爭只有當語言和語言接觸才會發生，「高山族」在清代因為和漢人隔離，語言不發生接觸，當然無所謂語言戰爭了。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和漢語發生了第二次戰爭，不過對象不是閩南語或客語，而是華語。

平埔族的語言被漢語消滅之後其語言並沒有在閩南語或客語的生活語彙留下明顯的紀念品，僅有的是一些源自平埔族語的台灣地名，不過其中一大部分已經被日本殖民政府及國民政府大量改為日本式或中國式的地名。

可以說漢語和南島語第一次語言戰爭是非常慘烈的，南島語犧牲重大，不緊地盤被奪，使用人口流失，連在敵人的生活語言裡都沒有留下多少紀念品。究其原因，大約是以人口、經濟屈居劣勢為主，政治、文化劣勢為次。詳細的原因需要進一步研究。

這次戰爭的結果顯示兩個意義，就是語言接觸的結果，弱勢的平埔語完全被強勢的漢語所消滅，但山地語因為和漢語幾乎沒有接觸，所以不但沒有被漢語消滅，並且完整

保存其原始語言，這表示語言必須接觸才有戰爭。

二、閩南語與客語的戰爭

戰因：在閩南人與客家人雜居地區，閩南語與客語發生了戰爭

結果：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消失，或瀕臨消失，客語區內的閩南語方言島保存

閩南語與客家語在漢語對南島語語的第一次侵略戰爭中屬於共犯關係，結果是閩南語瓜分了南島語大部分的分佈區，閩南語佔據了平地，客語佔據了山坡地。在各自的割據區內，兩者各安其所，互不侵犯，就整個台灣來說，兩語只有競爭關係，即客語的重要性顯然遠不如閩南語，沒有到戰爭的情勢。閩南語與客語的戰爭發生在閩南人與客家人的雜居地區。所謂雜居地區包括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客語區內的閩南語方言島，或閩南語區與客語區交界地區。

先談交界地區。閩南語與客語雖然是分區割據，但是兩區之間並不一定有自然的疆界作為區隔，在交界地區閩南人與客家人多半屬於雜居性質。在這些雜居地區，閩南語與客語就發生了戰爭。

閩客語戰爭的結果，以閩南語勝利者居多。譬如在桃園中壢、苗栗通宵、台中東勢等交界地區，我們都發現了客語區正在萎縮的現象。黃基正〈苗栗縣志人民志語言篇〉（1969）根據一九五七年各鄉鎮民政人員調查全縣各戶使用語言情形，統計結果閩南語佔 30.5%，客家語佔 63.39%，泰雅話 0.89%，顯然客家話佔絕對優勢，但比較一九三五年台灣戶口普查資料，黃先生推算苗栗縣閩南語使用人口增加了 3.19%，客家語使用人口則下降了 5.05%。台中縣新社鄉本以客語佔絕大優勢，但因豐原市都市化的結果，閩南人紛紛遷入，不但豐原的客家人被同化，客語分佈區逐漸向東勢方向的山區退縮。

但也有閩南語區退縮的例子。譬如新竹市在戰前是閩南語的分佈區，客家人極少，不過戰後隨著新竹市的都市化，大量的客家人和外省人移入新竹市，致使目前新竹市閩南語人口減至只佔一半左右，其餘一半為客家及外省人口所佔據。

其次談到方言島。本來閩客之間為了爭奪地盤而發生械鬥是很自然的事，閩客械鬥有助於語言分界線的明確化。不過閩客戰爭的同時往往牽扯到漳泉戰爭，因為漳州府西部也有一些客家人，這些包括汀州府永定縣及漳州府平和、詔安等縣的客家人和漳州閩南人相當親密，福建客家不但未受到漳州人排斥，在漳泉械鬥中往往和漳州人站在同一

陣線，因此漳州區內分佈了一些福建客語方言島是很自然的事。由於閩客通婚、閩南人移入的結果，這些客語方言島的客語人口逐漸稀釋，依筆者調查宜蘭礁溪、台北三芝、桃園八德、彰化員林、雲林西螺、嘉義溪口、屏東滿州的客語方言島，客語在社會上均已消失，家庭保存客語的只限於極少數的老人。這些喪失客語能力只會說閩南語的客家人俗稱「鶴佬客」。

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顯示最強韌生命力的是西螺方言島，西螺雖然客家話已經不通行，但據黃宣範的調查仍有 5-35% 背景不同的客家家庭使用客語。客家話消失得最徹底的是員林區，這個區幾乎沒有人會講客家話。換言之閩南語區內的客語島幾乎是全部淪陷。（參見附圖四〈台灣客家方言島消失示意圖〉）

敘述到此，很自然地會問：在台灣的客語區內是否也有閩南語方言島？其情況如何？事實上是有的，但是情況正好相反，客語區內的閩南語活得非常好。我們在桃園縣新屋鄉的大牛欄（tua¹¹gu²²tiau¹²）發現了一個漳州腔方言島。這個方言源自廣東惠州府，這是我們在調查中所發現的唯一的一個非源自閩南的閩南語方言。

這個大牛欄方言島人口只有二千餘人，全部是葉姓。據發音人葉倫集先生（一九二三年生）所提供的葉氏族譜所載，葉姓祖籍惠州府陸豐縣寮仔前鄉（今屬汕尾市政區陸河縣），清·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移民台灣桃園縣新屋鄉。大牛欄方言在原鄉時已經是一個潮州話、客家話環抱的漳州腔方言島。我們還不知道惠州的漳州人移民惠州多久了，一九八八年調查當時葉姓遷台已二百五十一年。二百五十餘年來，其母系幾全為客家人，易言之，葉姓的閩南血統已被母系的客家血統稀釋得極其淡薄，可是比較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幾全消失，大牛欄這個客家語區內的閩南語方言島卻仍然保存了一個特色鮮明的閩南語漳州腔方言而不墜，表現了客語區內的閩南語方言島非常的韌性。

大牛欄方言從漳州流浪到惠州，在那兒建立了一個被潮州話和客家話環抱的漳州方言島，它在語言上吸收了潮州話和客家話的語言成份是理所當然的事。大牛欄葉姓由惠州再移民台灣，在新屋海陸客語區內建立了一個小小的漳州腔閩南語方言島，二百五十餘年來長期和客家話接觸的結果，大牛欄方言吸收了大量的客家語言成份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方言歷經數百年的流浪，吸收了大量的外來詞彙，甚至改變了一些語音、或語法結構，然而卻仍然保存了鮮明的福建漳州腔閩南語的特色。大牛欄方言是以南漳州方言為底層，吸收了潮州閩南語、海陸腔客語的語言成分，可是卻沒有明顯和台灣閩南語融合的跡象。在台灣它是一個極特殊的閩南語方言。當然它可能不是客語區內唯一的閩南語方言島，聽說苗栗縣頭份鎮的客語區內也有一個閩南語方言島，但其實況如何尚須進一步調查。

總而言之，閩南語和客語雖然在各自的割據區內，各安其所，互不侵犯，但在交界區和雜居區內，兩語短兵相接，其結果雖然互有勝負，但客語在人口、經濟兩方面的競爭力都遠不及閩南語，因此客語往往戰敗是可以預料的。

三、閩南語方言之間的戰爭

戰因：閩南語主要源自福建泉州、漳州，少數源自潮州、惠州，移民台灣之後發生戰爭。

結果：潮州方言完全消滅，惠州方言在客家區內保存一個方言島，漳州與泉州融合為一個新方言，同時存在偏漳腔與偏泉腔。

閩南語雖然主要源自福建泉州、漳州，但也有少數源自潮州、惠州的移民，這些移民移入台灣之後自然會發生競爭，主要族群的漳州人和泉州人不斷發生械鬥，而少數族群則往往在競爭中消失。惠州方言，上文已經提過，在客語區內保存一個方言島——大牛欄方言是一個幸運的例子，潮州方言則完全消失，我們未曾聽說或發現有明顯證據可以證明為源自潮州的閩南語。潮州人在所有漢人祖籍中佔 3.6 %（見乙節〈人口競爭力〉的分析，又陳紹馨 1972,p.187），一九二六年有 1,348,000 人，人口不算少數，但比起泉州 17,019,000 人，45.4%；漳州 13,355,000 人，35.6 %，顯然不成比例，何況潮州籍有部分饒平人說客家話，比例更少，當然無法和漳泉腔競爭。也就是說，潮州話在毫無競爭力之下完全消失了。

漳州、泉州成為台灣勢均力敵的兩大方言。早期漳泉間發生嚴重的分類械鬥——「漳泉拚」，可以理解為漳泉兩方言的「地盤」爭奪戰。通過械鬥把不同方言的人驅出地盤，可能使得地盤內的方言更加純粹，因而有泉州區、漳州區的明顯分界。不過漳泉械鬥只是一時現象，三百年來，漳泉之間和平相處是正常現象，所以台灣閩南語總的趨勢是漳泉融合，就是通常所謂「漳泉濫」或「不漳不泉」。漳泉兩大方言在互相融合，產生了種種不同配方的混血方言。這些混血方言不漳不泉，亦漳亦泉，兼具漳泉兩腔的特色，在台灣謂之「漳泉濫」（tsiang¹tsuan⁵lam⁷），「濫」是混合的意思。不過實際上，漳泉混血不同於物質的混合，而較類似生物的遺傳，就好比夫婦結婚，生了許多孩子，兄弟姊妹臉形都有一點相像，看出是同一對父母所生，但是每一個人的臉形又都不同，有的較像爸爸，有的較像媽媽，有的又像爸爸、又像媽媽，這些孩子的臉形不是父母的臉形的混合，而是從父親或母親那兒，繼承了許多遺傳成分，有機地重新組合。

台灣的閩南語方言細分起來不止一百種，這些方言有的較像漳州音、有的較像泉州

音、有的又像漳州音又像泉州音，所以我們將台灣的閩南語方言分為「偏漳腔」、「偏泉腔」、「混合腔」三種。台灣閩南語沒有一個方言是純粹的「漳」、或純粹的「泉」，只有「偏漳」或「偏泉」之別，閩南語融合得太厲害，就看不出是「偏漳」或「偏泉」，我們謂之「混合腔」。名稱不一定恰當，總之這裡所謂「濫」、「偏」、「混合」都包含了「融合」或「混血」的意思。（參見拙著〈台灣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收入洪惟仁 1992.2a）

台灣的方言分佈參見筆者所繪〈台灣漢語方言分佈圖〉（附圖五），這個圖是根據筆者於 1985-1988 年所做約二百多個方言點的調查資料所做成，調查點隨時在增加之中，地圖也隨時跟著修正，附圖是最新的版本。這個圖只處理社會使用的語言，至於侷限家庭內少數人使用的語言或方言不予處理。所以在表上看不出客家方言島，更沒有平埔族方言島，因為那些方言島已經在社會上消失了。圖上只有一個方言島，即桃園縣新屋鄉客語區內的大牛欄閩南語方言島。

現在就以上所提供的地圖說明如下：

1. 「混合腔」主要分佈在嘉義以南的平原區，這個區內當然也可以再細分為許多次方言，不過那樣的次方言之間，差異性都很小，而共同性很大。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看不出是漳是泉。譬如台南市〈入〉字頭唸 1-，很像泉州腔，不過〈薑〉韻又唸 ionn，明明是漳州腔。像這樣的方言，我們無法歸入「偏漳腔」或「偏泉腔」。

2. 嘉義以北漳泉界線逐漸分明，「偏泉區」分佈在台北盆地和西部濱海地帶，「偏漳區」主要分佈在台北盆地外的濱海地帶，及中部的內陸地區。中北部漳泉界線分明而南部則為「混合區」，原因可能有幾個：

- (1) 南部開發較早，北部開發較遲；
- (2) 南部多平原，北部地形較複雜；
- (3) 台灣的漳泉分類械鬥，清初多多發生在北部，乾隆以後幾乎都在中北部，通過械鬥漳泉籍人互相把籍外人清除掉，使得方言更純粹。

3. 台灣閩南移民，漳州人以務農為主，泉州人以漁、商為主，此所以偏漳腔多分佈在平原，偏泉腔多分佈在海邊，而都市口音偏泉、鄉下口音偏漳的緣故。但泉州腔也有分佈於平原或山區者，這些都是泉州山區的安溪人、永春人、南安人所帶來的山區泉州腔，譬如台北盆地及其南舷地帶，彰化的溪湖、芬園，雲林的元長、褒忠，另外嘉義的蒜頭、台南的後壁也有安溪腔的味道，不過現在已經很淡薄了。

4. 台灣閩南語是一個漳泉融合方言，不但混合腔的方言是漳泉渾然融合了，任何地區都是漳泉腔互相滲透的，至今我們尚未發現一個純漳或純泉的方言。

不過台灣閩南語方言「融合」有兩個層次：

(1) 初期的融合在各個較小的區域內進行，因而產生了許多大大小小口音不同的兄弟方言。這些方言因為當地人祖籍來源不同、及區域環境的影響，漳泉各種方言成分的「配方」不同，雖然同為「融合方言」，不過各個方言各有自己的特色。譬如同為「偏漳腔」，南投和宜蘭就有很大的不同；同為「偏泉腔」，方言更是五花八門；同屬「混合腔」，台南和高雄也有一些不同。比較起來，偏泉區內的方言最複雜，混合區內的方言較單純。說到台灣閩南語到底融合出多少方言，依不同的標準可能有不同的分法，依目前筆者所做的調查，初步估計約有一百個左右。

(2) 從整個台灣的觀點來看，所有台灣閩南語方言的發展有一個共同的方向，筆者稱之為「台灣普通腔」。這個台灣優勢音一般人都可以感覺出來，尤其是閩南語演員往往能夠領會，在演戲的時候隱藏了自己的方言，而以台灣優勢音發音。如果我們依各個詞彙或音類製作方言地圖，我們即可發現，所謂「台灣普通腔」都佔著最大的分佈範圍。換一句話說，「台灣普通腔」就是台灣大多數人使用的音讀或詞彙。換言之，它是一個新生的閩南語方言。

「台灣普通腔」可以說是南部「混合腔」發展到全台灣的表現。隨著台灣交通的發達、人口的流動、通婚、都市化、傳播發達等種種影響……台灣方言的「融合」會更迅速地繼續進行下去，「台灣普通腔」正在全台灣醞釀之中，它是一種強烈的趨向，整個台灣的閩南語都正急速地向台灣普通腔靠攏，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會漸漸擴大分佈範圍，成為絕大多數的人共同方言，反之非台灣普通腔會漸漸縮小分佈範圍，終於消失。

方言融合在閩南語相當成功，在客語方面只限於少數地區，如埔里或東部的部分客家話也有融合的現象，不過不像漳泉方言融合成台灣話這樣全面而徹底。

四、台語與日語的戰爭

戰因：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戰清國敗給日本，定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

台灣總督府實施同化教育企圖逐部消滅台灣本土語言。

結果：台灣語言吸收相當多的日語詞彙，但基本上語言根基未受破壞。直至日治末期，閩南語仍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

日本治台以後對台灣本土實施由漸進而至激烈的語言政策。五十年治台期間的語言政策可分三個時期：

1. 懷柔期(1895-1912)——積極教導日人教師、官員學習台語(主要是閩南語)，培養教育、統治人才，學校採用日臺對譯法，以台語說明、教授日語，並有五小時時間

以台語教授漢文。

2. 收縮期（1913-1936）——積極普及教育，鼓勵台灣人說「國語」。學校漢文課程逐漸減少到二小時，高年級漢文課甚至廢台語教讀，改以日語讀漢文。日語教材廢除對譯法，改採以日語教日語的直接教學法，日語普及效率提高，一九三五年已有 29.1% 的台灣人會說日語。

3. 嚴厲期（1937-1945）——實施皇民化運動，社會上停止報紙漢文欄，禁絕漢文私塾，公家單位禁止說台語，獎勵「國語常用家庭」，對台灣語言採取種種差別待遇；學校廢除漢文課，嚴格禁止學生在學校說台語，設有糾察對，教學生互相監督，說台語者處罰。「國語」普及效果奇佳，至一九四一年，會說日語的人口已達 57.0% 。

雖然台灣總督府極力推行「國語」，但真正強力實施「國語運動」只有嚴厲期的八年間，所以直至一九四二年為止，家庭中以日語為常用語言的所謂「國語常用家庭」只有 9,604 戶， 77,679 人（不含日本人），佔台灣人人口的 0.9%（黃 1993,p94）。

據戰後初期的報導，當時台灣的都市一片日語聲，也就是說，日語已儼然成為都市的社交語言。由於日語教育結果，日語變成了各族人溝通的媒介。但台灣本土語言的根基完全沒有動搖，尤其是閩南語因為人口佔了台灣總人口的 85% 之多，佔據了絕大多數的平地為分佈區，幾乎所有大都市都在其分佈區內，因此人口、經濟的競爭力極強，直至日治末期，閩南語仍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

五十年間台灣傳統語言的閩南語、客家話、山地話不但繼續保存，並且大量吸收日語詞彙以為新名詞。台語吸收日語使用了兩種方法一是音譯，以台灣腔日語直接借入，譬如 otobai（オートバイ，機車）、sashini（さしみ，生魚片），這一類以日語的外來語居多，多屬科學、工業用語；另一種是以閩南語或客語的漢字音大量借入日製漢語新名詞，台語中所借入的日製漢語比華語多很多，譬如「手形」（支票）、「改札」（剪票）都是華語所不用的，現在已漸漸被華語新名詞所淘汰。由這一點看來，日語對台語雖然也作了一些破壞，但卻使台語現代化了，也就是說這次戰役的結果，對於本土語言而言，所得比所失多得多。日語消滅了本土語言而以日語取而代之的地方只有宜蘭花澳村、東岳村等少數泰雅族部落，這這裏的原住民已經不會講自己的母語，只能說一種不標準的日語「客旅歐」（creole）。

台語受日語壓迫的結果，台語反而得利的關鍵在：通日據五十年，漢文教育一直在民間繼續了四十二年，而皇民化教育才進行了八年日本便戰敗離台，如果日本一直以同化政策統治台灣至今，情形當然不一樣。

五、台語與華語的戰爭

戰因：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台灣歸中華民國管轄，其後大陸失守，大量難民湧入台灣，政府實施皇民化式的「國語運動」，限制台灣本土語言的教育、使用、傳播，打擊使用者自尊心。

結果：近五十年間台語受到極大破壞。不但都市一片華語聲，台灣人的母語程度急速下降，有消滅危機，尤以競爭力較弱的山地語、客語為甚。相對地華語在台灣形成了一個「台北華語」的新方言。

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初領台灣，一切典章未備，教育政策、語言政策自然無暇顧及，學校以台灣人教師為主，自然以母語教學。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其「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第一條規定「實行台語復元，從方言比較中學習國語」。看起來是個相當進步的教學法，但其目的如主任委員魏建功所言，是為了「恢復民族意識，建設語言心理」。究其實，所謂「實行台語復元」的主要目的是要借用台語來驅逐日語，以方便於華語的推行。至於「從方言比較中學習國語」，因為對兩個語言都沒有研究，自然無從比較起，實際上形同具文。

戰後初期台灣人民對台灣「回歸祖國」可謂「歡欣鼓舞」，熱情學習「國語」，但旋即發生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二月），國府政治腐敗，歧視台人，公務機關、公營事業之大小職務幾全為外省人包辦，台灣人大失所望，自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台灣人學習「國語」的熱情即大為冷卻，許多人以不學華語文，來做消極反抗。（黃 1993, p.107 引 1946,10,1 《民報》）

一九五〇年左右，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帶來約一百二十萬的中國軍民，從此定居台灣，台灣人口結構，祖籍比率，族群認同都因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這批新移民雖然祖籍各自不同，南腔北調，各說各話，但為了溝通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大力提倡，很快地學會了「國語」，其第二或三代並且多以這種「國語」為母語。也就是說大陸各地方言在台灣幾乎是在毫無戰爭的情況之下即自我消滅而完成了「國語化」。

這批新移民大部分位居軍、公、教、文、警等支配或指導的統治地位，即使非直接為統治者，亦多附屬於統治階層，因此新移民乃自然結成一種新族群「外省人」，「外省人」族群不但有其族群意識，並吸收了土著的「台灣人」第二代共同產生了一種新華語方言為其族群認同象徵之一。因操用這種新華語者多居都市（以台北市為中心），為與台灣人第一代的所謂「台灣國語」分別，有人謂之「台北國語」或「台北華語」。

此種新華語的主要成分，一般的看法認為是以江浙腔的華語為基礎，摻入各地方言或外國語的語言成分，其中尤以台灣、香港、英語、日語最多。國民政府的本意雖欲推行「標準國語」，實際推行的結果卻是不標準的「台北華語」方言。無論如何「台北華語」在政治的推動下已經變成了台灣境內最具活力、最具競爭力的語言。根據調查，目前各大都市華語的使用率已經超過傳統的本土語言，而北部的華語平均

戰後四十餘年來，國民政府強力推行「國語」，成果「輝煌」，有「奇蹟」之譽。據估計截至一九九〇年為止已經有八〇%以上的台灣人口能夠使用「國語」，而不會「國語」的台灣人口不到二〇%（據黃宣範 1993 p.131）。

從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治台至一九九〇年共四十五年的統治時間，會說華語的人口達八〇%以上，比較日本時代的「國語」（即日語）普及成果，一八九五年日本治台，至一九四〇年同樣是四十五年的統治時間，會說日語的台灣人只有五一%。可見國民政府推行「國語」的成績比日本殖民政府好得多。

國民政府的「國語教育」較台灣總督府的「國語教育」成功的原因分析如下：

1. **台灣漢語和華語的親近性**——台灣的閩南語、客語和華語同屬漢語系，互相之間具有規則的對應關係，互相學習較容易。而日語與台語屬不同語系，除日語的漢語部分外，相去較遠，不易學習。

2. **傳統的大中華意識**——鶴佬人或客家人自古為中華帝國所統治，對中國較有認同感，日本本屬外國，台灣人對日語即有強烈的排斥感，日語教育自始即不為台灣人所接受。但台灣「光復」，台灣一開始即自動湧起一股學習熱潮，加上國民政府教條式的大一統思想，許多人對象徵中華大一統的「國語」乃欣然接受。

3. **「外省人」比「日本人」多**——國民政府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期間撤退台灣，所帶來的外來人口軍民合計共一二一萬，一九九〇年左右，外省人佔台灣總人口一三%；日治末期的一九四三年全台日本人只 396,090 人，約占全台人口 6 %。這些外省人雖然來自各個省份，有自己的方言，但在台灣，這些大陸方言無用武之地，外省人強力支持華語為「國語」，所有外省人都變成了華語人口，華語人口多即體現出強勁的語言競爭力。

4. **國民政府較早實施單語教學法**——單語教學法對本土語言的傷害很大，但卻是一個有效的教學法。日治時代一開始是以台語教日語，並編有日台對譯課本，治台第十九年的一九一三年以後改採以日語教日語的語言教學法，成效顯著。國民政府治台初期，一切典章未備，學校曾有短時間以台語教學，但很快地改採以華語教華語的單語教學法。

5. 國民政府較早禁絕台語——日本治台第四十三年的一九三七年才採取強硬的皇民化教育，廢除漢文課，並禁止在校說台語，在社會上提倡「國語常用家庭」。漢文課對台語的保存與提升有相當積極的作用。漢文課用台語文讀音唸古文，並以台語白話解說，雖不是直接的台語文教育，但透過白話解說，可將學童的台語由生活語言提昇為文化語言，而文讀音教育，更使其方便於吸收日語新名詞，使台語現代化。一九三七年實施皇民化教育以後，會說日語的人口直線上昇，一九三五年會說日語的台灣人只有二九·一%，實施之後的一九三八年即躍升為四一·九%，一九四一年五七%，一九四四年七一%，可見皇民化教育的效果非常大。

國民政府的學校教育從未實施過以台語教讀漢文的台語漢文教育，中學「國文」課有七成文言文，全部使用華語教讀，致使台灣學生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將台語由生活語言提升為文化語言，吸收新知只能透過華語，使台語成為表達不便的落伍的語言。治台第十三年的一九五六年教育廳即下令在校禁說台語，並組糾察隊，叫學生互相監視，說台語的學生被施以體罰、罰錢、或「掛狗牌」的侮辱。

另外規定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只做「國語服務」，國民政府對傳播工具控制尤嚴，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文化局以一紙行政命令即將閩南語節目限制為一小時，一九七六年行政院正式公佈「廣播電視法」，其中規定「方言節目應逐年減少」，即正式立法。如此這般使台灣的各種傳統語言成為表達不便、落伍、說聽機會越來越少的語言，以致於逐漸衰頹，而趨消滅。

總而言之，國民政府所實施的語言政策和日本殖民地政府的語言政策若合符節，都是以消滅台語為手段，以達推行「國語」的目的。但國民政府所用的手段比總督府更殘酷而徹底，且又利用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大義名分，使人樂於學習「國語」，軟硬兼施，所以達到「奇蹟」的效果。

這次戰役的結果，雖然原居民的所謂「台灣人」仍繼續操用閩南語、客語、南島語等本文所謂「台語」，也大量吸收華語新名詞，繼續進行語言現代化，但台語作為低階語言不得不發生了這樣的影響：

1. 其語言成分與語言結構因華語極大影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語言成分的流失以語言結構扭曲極為嚴重，語言破壞的速度比語言成長的速度大得多。

2. 使用人口逐漸老化，新生代大量被「台北華語」所吸收，其中尤以客語、山地語所受沖擊最大。

3. 分佈區逐漸萎縮。喪地最多的是閩南語區，因執行華語入侵行動的是外省人，外省人多半分佈於都市，而台灣的都市絕大多數在閩南語區，所以戰爭的結果變成了閩南語區的萎縮。尤其是台北、新竹兩市幾乎有淪陷的趨勢。

對上述第 2 項，黃（1993）有較詳細的調查，但對 1 及 3 兩項的調查尚待今後努力。

六、結論

台灣近四百年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語言戰爭史，一層又一層的人侵語言對本土語言進行瓜分、吞食、破壞，赤裸裸地表演了弱肉強食的進化論悲劇。

從這段歷史，我們看出在一個限定的地盤上，戰爭的結果如果不能達成「地理區隔」或「功能區隔」的妥協，雙語並存只是「語言併吞」或「語言融合」的過渡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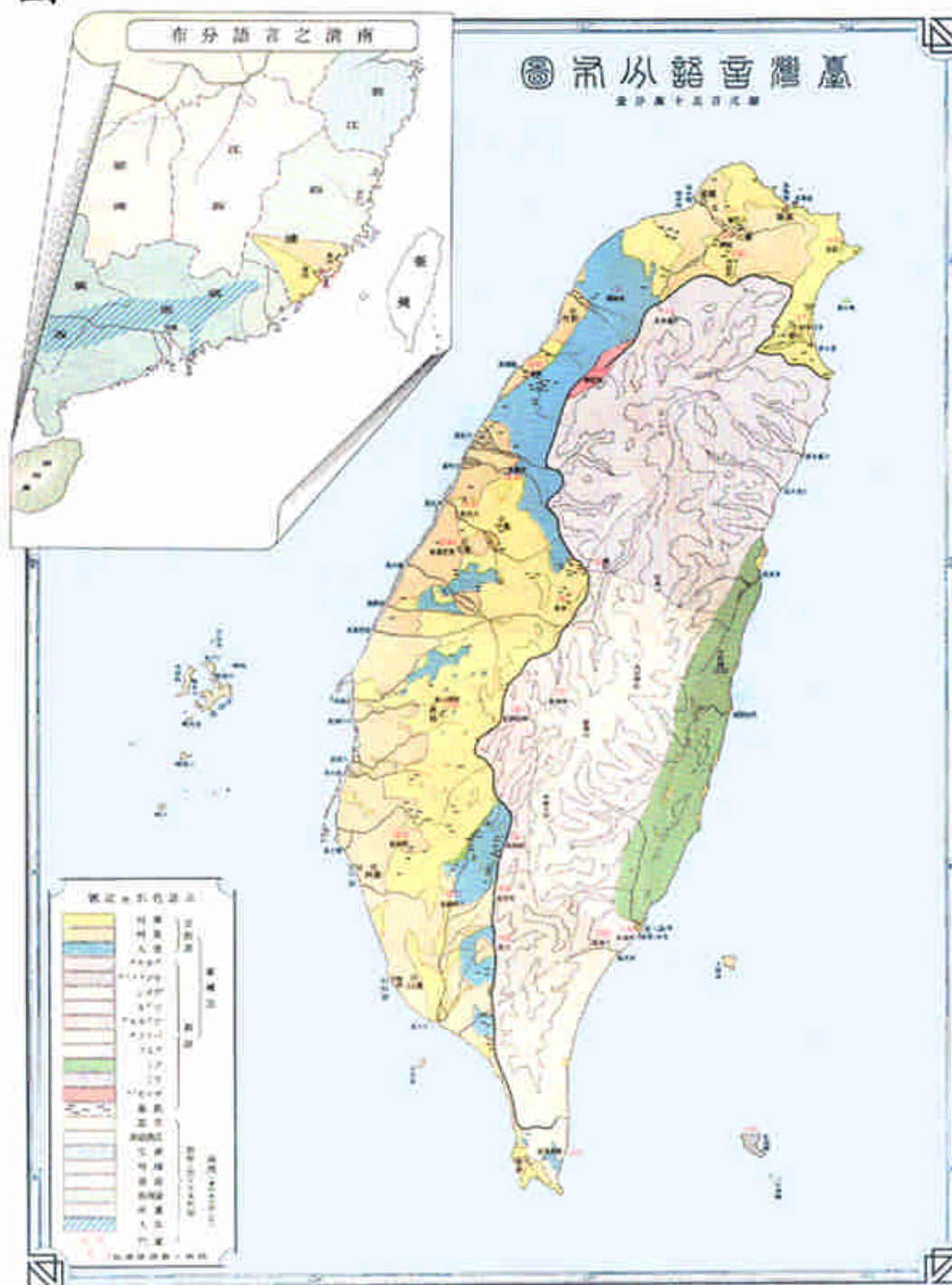
本族語言受到入侵語言的壓迫的結果是被「併吞」或「成長」決定於它的語言競爭力是否足以抵抗入侵語言的破壞而定。整個台灣的語言戰爭史上，最弱勢的應該是南島語，南島語先是平埔族因為無法抵抗漢語的入侵，接受漢語入侵，與之和平共處的結果而全部被漢語同化；另外是福建客家，因為長期和閩南人雜居，失去了自主性，而被同化為「鶴佬客」。不過閩南語的蠶食只限於雜居的交界地區，對其核心地帶的客語、南島語毫無破壞力。

在傳統的語言競爭上最佔優勢的是閩南語，由於閩南人人口及經濟上的優勢，使得閩南語實際上取得了台灣共通語的地位，閩南語被稱為「台灣話」的原因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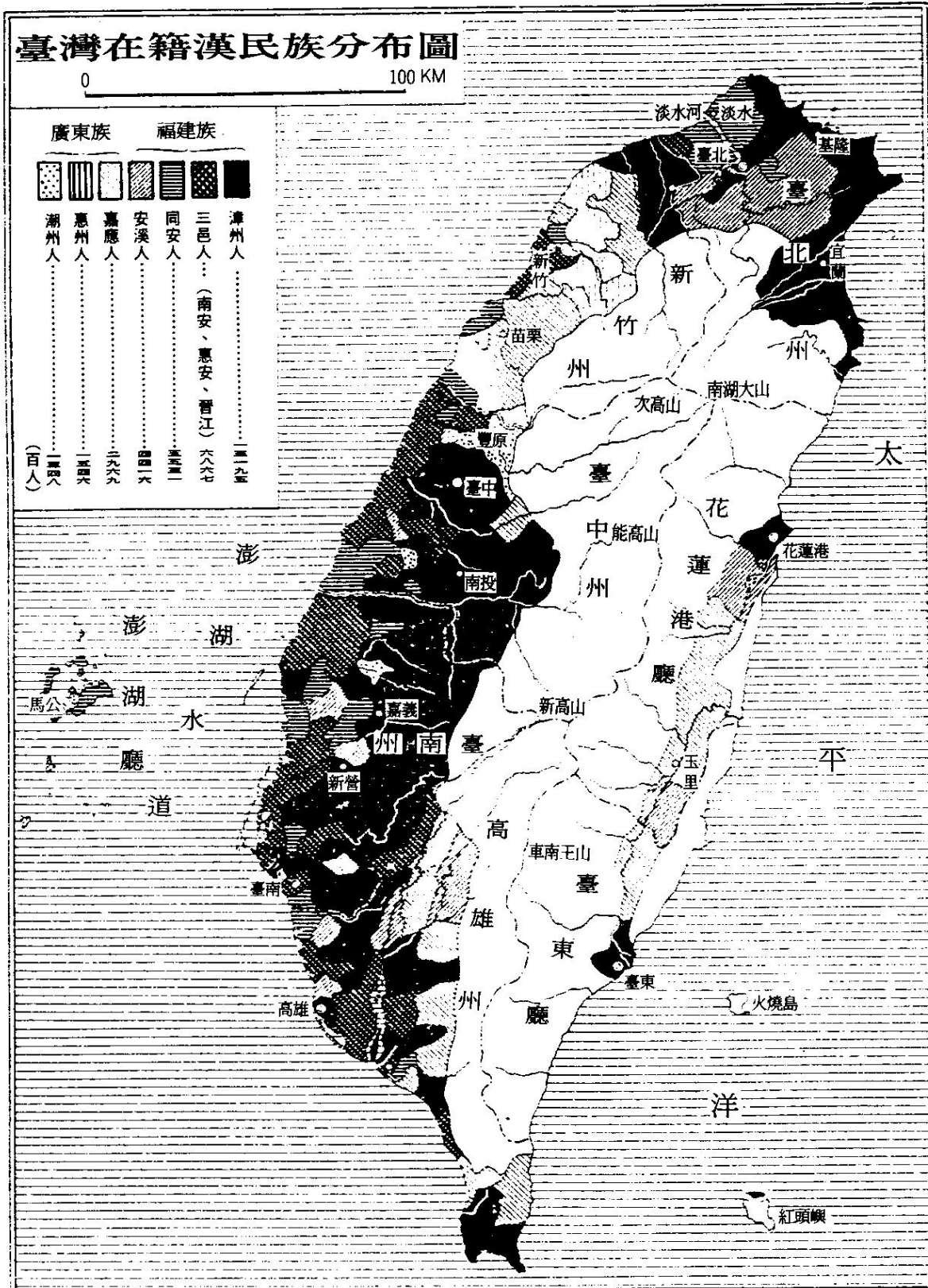
但是在共通語之上，台灣曾經有兩個「標準語」，即日語和華語，這兩個「國語」，因為政治體制的支持不但變成台灣不同民族之間的共通語，並且積極「向下擴張」，逐漸變成台灣人的母語，而傳統本土語言迅速地趨於滅亡，尤其是人口屈居劣勢的南島語消失最快，其次是客語和閩南語。

【附圖一】〈台灣言語分佈圖〉載《臺日大辭典》（台灣總督府 1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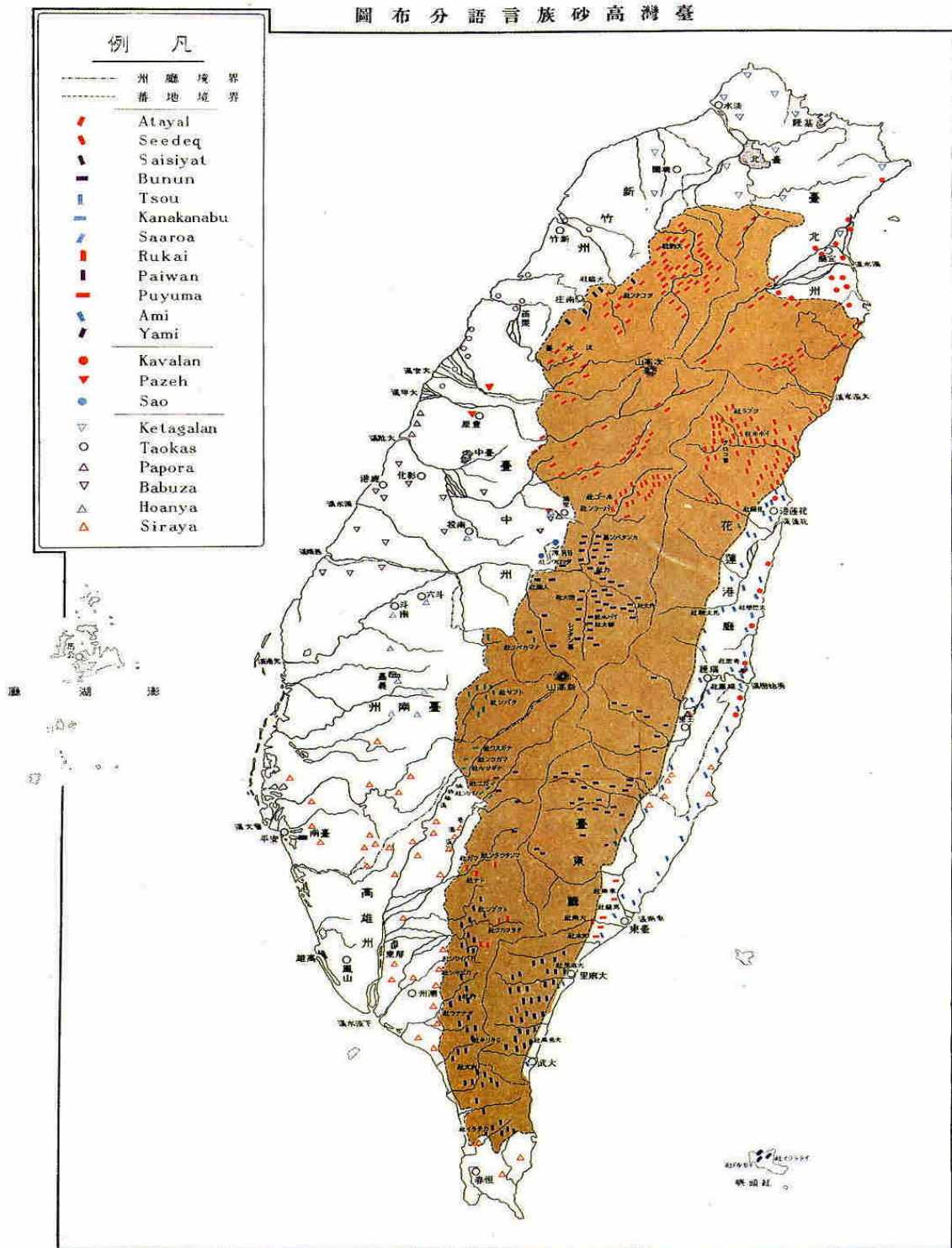
圖一



【附圖二】〈台灣在籍漢民族分佈圖〉載《日本風俗大系(15) 台灣》(新光社 1911, p.170)



【附圖三】〈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載《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台北帝國大學語言研究室 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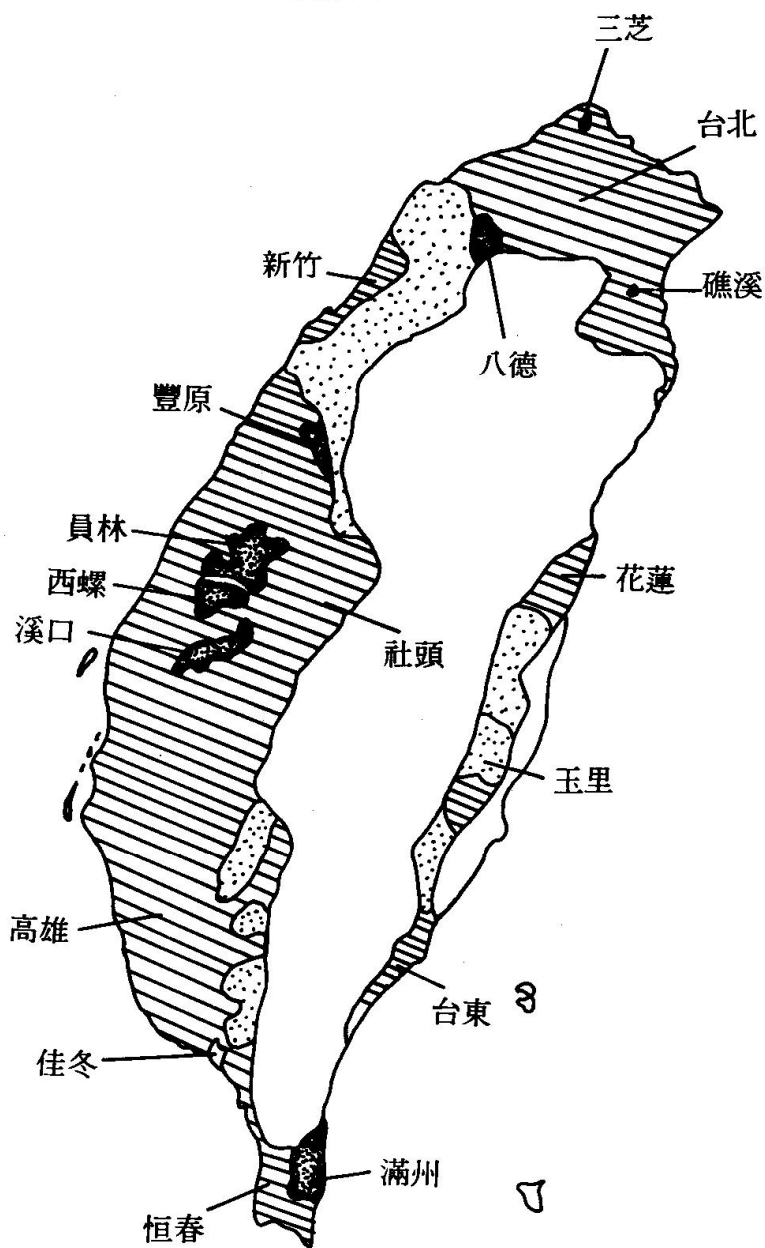


【附圖四】〈台灣客家方言島消失示意圖〉載《台灣方言之旅》

臺灣客家方言島消失示意圖

1989年洪惟仁繪

- 山地語區
- ▨ 鶴佬語區
- ▤ 尚通行客語區
- 已消失方言島



【附圖五】〈台灣漢語方言分佈圖〉

